



新火周報

新

(第十八期目錄)

日本及其對於我國之經營

共產主義與現在的中國

雪國恥的惟一妙法

代表

五七見聞錄

「掛着羊頭賣狗肉」

一年後何處找中山？

「設立學校病院的商權」的商權

吾亦來談談「古板」的南開

「古板」？

週刊編輯上一個提議

科學週聞

她想……

校聞

范靜生先生

吳作民

誰

雲

梁

爾慎

圭

優

乘鏞

宏農

爾慎

胡敬修

天津南開大學學生會出版股編輯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股啓事

週刊出版，始有定期。印刷本數，亦有限制。近有少數愛讀週刊同學，屢於印刷局送到之後，敝股未分發以前，自行取閱者。於本股發行，諸多不便。以後在週刊未分發以前

，務祈

諸君勿自行取閱，敝股自當如時送到也。

講稿

日本及其對於我國之經營

范靜生先生演 李頌記

今天我的題目是「日本及其對於我國之經營」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到了這一天與其痛哭流涕的發一些牢騷，不如過細的來研究日本一番。「臥薪嘗膽」四個字不是說說就可完的，我們要實在做去我們對於日本不要恨她，嫉妒他。我們應該過細研究她。看她有何長處，我們有何短處。我們不可自餒，也不可自負。諸君雖然都是學生，可我是贊成學生要留心國事的。不過不要忘記了自己的責任罷了。今日我來這裏演說決非虛應故事。到時候說一點牢騷話。我們要研究兩點：（一）日本是一個甚麼國家。（二）日本如何經營我們。

（一）日本是一個甚麼國家？

（甲）土地。日本為一島國。但是自從佔了我們高麗以後她的勢力已經伸到大陸上來了。北自庫頁島，南至耶普島。包有寒溫熱三帶。本部面積有一四八，七五六方哩。和我們雲南一省差不多。日本屬地面積有一一，九八二方哩。和中國的直隸省同京兆特別區兩處面積一般。然而中國土地有四，二七七，一七〇方里，所以日本祇有我們百分之六那般大。

(乙)人口。日本本部人口五千多萬。合屬地共八千多萬。所以我們五人抵他一人。

(丙)政體。日本為君主立憲政體。開國至今有二千五百八十多年。三千年來，他們的皇帝是一姓承襲的。共有一百二十三代。這是和中國不同的。我們應當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到現在才五十多年。(明治元年為一八六八年)這五十年中，最堪注意。明治二十二年頒佈憲法(一八九〇)至一八七一年和中國訂通商條約。至一八九四年(甲午)就打败中國。一九〇四年敗俄國。一九一〇年吞高麗。一九一二年明治死。大正繼位。一九一五年對德宣戰。攻青島。次年(一九一六)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至一九一九年取得歐戰後各種勝利。如耶普島等。所以這五十年來日本發展實在是非常快。

(丁)皇族忠主義。日本的倫理是「忠孝一致」。因為他們皇帝是一姓承襲，所以一般人民以為現在他們的皇帝就是他們祖先崇拜的皇帝。所以忠即是孝。而且日本是「君國一體」大有「朕即國家」之氣象。日本沒有維新以前，國家分裂。雖有皇帝，大權都在將軍手裏。如同我們周末時候一般。維新以後，政權直到皇帝手裏。所以一般百姓由將軍治下一躍而為皇帝的人民，尤為欣喜。故內外一致發展。人民無不盡忠皇室。然而近來却發現一件日本自有歷史以來不曾發現過的事。就是日人難於大動刑殺攝政太子的事。這在日本人看來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因為他們人民忠心，所以皇帝權極大。稱為開明專制。世界潮流如此。日本政治也漸漸公開。譬如日本人做總理(宰相)的非貴族不行。然四年以前一個平民原敬居然也做了總理。近來議院又通過普選案。這兩件事都是以證明日本政治漸趨平民化。在名義上皇帝仍是

有莫大的威權，一如現在英國的政體。

(己)財政。歲入一,四六六,〇〇〇元。

歲出行政費六,八九〇,〇〇元。

軍費六四七,〇〇〇元。

國債一三〇,〇〇〇元(日本共有國債四,〇九七,八〇〇元平均每人七十一元較之歐洲各國並不多)

(庚)交通。鐵道。日本共有一萬英里中國僅六千八百三十八哩。然而中國反比日本大十八九倍。他們的鐵道多半是自己的錢修的。就是有一部份外國款修的，也歸日本人管轄。中國的除開京綏一條外盡係外款所修。

電報線。三萬二千餘哩。

海底電線。四千二百六十四海哩。(中國僅一千海哩。)

商船。二千餘艘三百五十餘萬噸。一九二二年一年造出二十二萬噸。

(辛)物產。農產。每年產米八千二百餘萬擔不敷己用。茶葉及蠶絲則已奪得中國在世界商場之地位。甘蔗糖亦常輸入中國。麥棉花亦不少。

礦產。日本本部無鐵礦惟高麗有之。多銅多煤多洋油。煤輸入中國者多。洋油亦有之。計每年出二百萬擔。工業品更不必道。

南大週刊 日本及其對於我國之經營

四

商業歲入一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歲出一二五,二〇〇,〇〇〇元

歲入超過歲出三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故日本經濟實不能自給。

(壬)教育。日本新學制在明治五年頒佈,到現在一百人中僅一二人不能識字那一二個是因為身體太弱的原故。日本人多業漁,所以普及教育是一件極難的事。然而五十年中日本人居然有此成績。即盲啞學校亦多。明治十二年以前日本中央政府每年補助義務教育費一千萬元,至明治十二年三月斗增三千萬元而地方政府補助者也不少。

我們現在看看他們的大學學生:

東京帝大 六一三一人 京都帝大 二七五七人

早稻田 四五〇〇人 慶應 二八五三人

他們私立大學平常捐款的,每次幾百萬極為平常事。捐幾千萬的也有。就圖書館言帝國圖書館有書二十九萬三千多冊。一般人民每天沒有不讀書看報的。每年新出書無數東京一處大日報已有三十餘種之多。

他們教育趨勢注重理科教育及體育。私人究研科學的不少。國家也獎勵。今年遠東運動會。閣議決提出六萬元為補助費。亦可見其注意矣。

(癸)軍備。精強陸軍二二六,〇〇〇人。行徵兵制男子至少服務二年。常備軍約有二十萬其他後備軍國民軍尤多。打仗時其兵力可由二倍加至六倍或十餘倍。

海軍主力艦十隻三十萬〇一千餘噸。

航空母艦三隻八萬餘噸。

潛水艇 三十隻

航空隊。飛機交戰雖然歐戰時已不足為奇。然實在始自日俄之戰。故二十年來日本非常注意。現每年經費有四一,二六〇,〇〇〇元。能戰飛機三百隻。航空人員三千一百人。政府非常注意。然民間私人組織亦多獎勵的。

以上所說是日人在這五十年來做的事。但是為甚麼他們有這大的能力呢？我們現在再去看日本人民族性。

日本維新以前，社會組織與中國一般分士農工商。他們的「士」就是「武士」。武士不學生產。專講武術。是世襲的。武士生的時候，他的外祖母家送他一把長刀一把短刀。長刀是和人交戰用的。短刀是要是和人打敗用以破腹自殺的。他們的事就是忠心於他們的主人。維新以後，這種「武士」已經廢除了。但是那種精神仍是流傳民間。

日本人的長處在好學。團結。堅忍不拔。勤儉勇敢。決斷力大。清潔。他的短處在性急。自私。自負。日本人從來也不吸鴉片。所以他們的長處我們沒有。我們的短處，他們又沒有。所以五十年來得如此成績。現在我們繼續討論第二點：

(二)日本對於我國之經營。日本政府以全付精神來經營中國，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然而日本人民私人組織的

團體來經營的也是不少。如同文會、黑龍會等等。除上面二種外，日本人更各自為戰的來經營中國。這都是不可掩飾的事。現在列強在中國所有的一切權利，日本無不有之。然而日本尤以為不足，以為她是東亞的主人翁，必得比別人特別一點。所以歐美各國唱着「門戶開放」「機會平等」的口號，日本倒不願意機會太平等；門戶太開放。祇有一樣事，日本在歐戰前不及歐美各國的就。

日本在華軍事上的行動，尤足注意。北京天津尤其是東三省一帶，日本的兵都不少。在東三省正式的兵有一師，其他名為保安警察的也很多。辛亥革命那年，日本乘着機會，派兵到漢口駐留。華盛頓會議經過無數困難，始去此特權。然而日本的海軍則在中國內行動非常自由。日本人對於我們山東福建二省尤為特別注意。

經濟方面說來，中國供給米、豆子、棉花等，把日本人。而日本人供給製造品給中國。別的不說，就如紗廠，日本人以為在日本紡了紗運到中國來，太不經濟。如是在上海、青島、天津各處自行設立紗廠。上海近來日本紗廠，工人罷工，諸君當已知道了罷。青島也是如此。天津原有中國紗廠六家，因為這次戰爭的原故，倒了四家。一家賣給美人，三家却給日人收去了。

礦業方面最大的漢冶萍公司也在日人制下。滿洲山東各處大礦，日人管的已是不少。其他各處的礦權也多。而年來日人來華考查礦業的更一天一天多。

商業方面，銀行，日本人辦的如臺灣銀行、正金銀行、橫濱的時候，中國人聽了這些名字就恨，現在都是一樣了。中日合辦而實在日人經營之下的，如中華匯業銀行等等。其他大的洋行如三井等等。民國十二年海關報告，日本在中國的大

專家資本在十數萬以上的有四千〇六十七家共二十萬一千七百〇四人。中日商業輸入輸出是年結果如下：

十二年中國自日本輸入二九一、八八四、八九七元

十二年日本自中國輸入二八八、二四五、二五一元

兩抵中國輸入超過輸出三、八三九、六四六元

但是日本人有一件事沒有歐美各國在中國的勢力大就是債權。所以在歐戰中段歐戰當國的時候，日本不要條件不要一切抵押品盡量的把債借給中國。所以在國際公法上取得債權國的地位。

歐美各國在中國有傳教的特權。而日本無宗教可傳所以想盡方法借口來傳佛教以取得內地房屋佔住權在二十一條中第五章第二款上說的明明白白一方面又想出所謂「對支那文化事業」運動來博中國人的歡心而實行他侵略的政策。

據日本大藏省調查大正十二年一月至六月中國排斥日貨，日本損失約五千萬元。此次排貨結果，南方諸省影響最大，北部次之東三省竟毫不受影響。

交通方面日本在中國有南滿及安東二條鐵路，航業據十二年海關報告：中國共有輪船及民船三二、四三三、八四七噸

日本在中國有輪船二五、〇六二隻共三三、二八八、六一七噸，故日本在中國航業比中國自己所有勢力更大。

海底電線，日本有吳淞至耶普島線，吳淞至長崎線，大連至佐世保線，青島至佐世保線及旅順青島一帶海底線。

無線電則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大連、奉天、通州（雙橋無線電日人治三十年）等處，日本人無不有之。

總而言之，日本人是因為世界上已經沒有別的地方給他佔，而自己人口增加，不得已遂向中國侵略。其經營中國一如經營殖民地。

中國人衣食住三者差不多沒有日本人就不能生存，這是一件何等可恥的事呵！平常中國人生了病也要找日本大夫，就是生小孩，都要日本人接生。這是一件何等痛心的事呵！日本人侵略中國雖是無孔不入，可是中國的孔也太多了。

排斥日貨這件事，要拿他來表示我們意見是可以的。要以為排斥日貨就可以解決中日間一切問題，是幻想的。譬如日本運一熱貨來，他不能空手回去。我們要是也運一熱貨去他又如何呢？銀行事業，日本人不是僅僅把中國錢送到日本，因為片面的貿易是不能做的。我們看看日本每年商業他也是歲入超過歲出，她的錢也被歐美人掙去了。我們為甚麼不能去掙呢？日本教育不惟教育他們的子弟成為愛國有用的國民，而且使中國人成為賣國忘國的蠢物。中國凡是有日本人的地方都有日本學校。在日本人開給中國人讀書的學堂裏面都有「化民成俗」的匾。我們更可以知道他的用意了。中國人在他捫學校出來的，你問他是那國人，他說我是清國人。好在他們不說我是日本人罷了。

我們要知道日本人有如此能力，不是偶成的。他們成天是如何的用心調查研究中國的事，才有現在的成績。

老實說來，中國國恥多矣。也許比廿一條更利害的也有。不過我們所以要注重日本，研究日本，是以為要在現在世界立脚，至少也要有日本那點能力，以日本作為我們中國一個最近最底的標準。我們要是日本也不能及，我們無絲毫的希望。

我們不要僅僅嘆息痛苦流涕。我們不要自餒，也不要自負。世界上的事是人做的。我們應該努力！

今日是我們國恥紀念日。紀念日本人送給我們的二十一條。中國的國恥豈僅僅是二十一條可以包托嗎？二十一條雖然在華盛頓會議上刪去好些，然而日本人的野心祇有一天一天的加進。決沒有退步的。我們以後不應每年今日虛應故事的叫喊一場，我們應當過細研究日本。

我是不願意做文章的，所以我今天非常欣喜我們有這個機會面談。諸君總要盡力求學，保護身體，解決自己問題，謀將來報國。

共產主義與現在的中國

吳作民

這篇稿子是演說的體裁，與尋常論文措詞布局有點不一樣，請讀者注意這一點——作白

最近幾十年來產生的新主義很多，而這些主義中間理想最高，潮流最大，而最引起人類注意的，莫過於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的意思，簡單地說就是廢除社會上的資本階級，將所有的生利資產收歸公有，使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在一起享受同樣快樂的生活。

照這樣的理論看來，共產主義是實現人類全體幸福最徹底的主義。假若世界上不應該有經濟的不平等，假若人類中不應該有極少數的人不做工而反特別的享快樂，大多數的人整天的做苦工而反特別的受痛苦，那麼，世界全體人類都得把共產主義當作一個最後的目的，努力去實現這種理想。

不過共產主義的實現，是經濟制度進化上自然的現象。共產主義能不能實現的問題，就是經濟制度進化上的步驟到

南大週刊 共產主義與現在的中國

沒到的問題，而經濟制度的進化，有牠自己一定的軌道，有他自己一定的次序，牠走到那一步，就會發生那一種現象，沒有到那一步，他不會發生那一種現象，當牠要發生某種現象的時候，我們人的力量是抵抗不住的，可是當牠不要發生某種現象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夠勉強叫牠發生，所以經濟制度進化沒有到相當的步驟，共產主義是實現不了的。對於這一點，就是實行共產革命第一個大偉人俄羅斯的列寧亦曾說：「真正共產主義是有次序來的，先由私人資本主義，轉到國家資本主義，再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國家社會主義，然後從國家社會主義達到真正的共產主義。」照列寧這種出於經驗的話看來，我們更相信共產主義的實現的確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乃是經濟制度進化上自然的現象，我們雖然不知道達到共產主義所要經過的各種步驟有多長，可是我們知道要想一步跳到共產主義是一定辦不了的。

再說共產主義之所以發生的，也就是資本集中，社會上財產分配不平均的反動，所以在資本發達的國家發生共產主義，倒是一種很自然而必須的現象，因為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反動，也是資本主義的進步，社會上貧富相差太遠，發生種種的紛亂，拿共產主義來調劑貧富確是一劑對症的藥方，可是在生產不發達的國家，根本就沒有什麼財產可分配，差不多大家都害得一樣的病——貧苦，那麼，怎麼能夠談得上共產主義呢？

由此看來，我們可以斷定說，無論在那一國要實行共產主義，第一點就得看一看本國的經濟制度，進化已經到了需要共產主義的地步，沒有第二點就要看本國的病源在那兒，本國的問題是什麼，採取共產主義是否能夠醫治這樣的病源，是否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假若一方面經濟制度的進化還沒有到那種需要共產主義的地步，再一方面本國的病源不是共產主義所能醫治，問題不是共產主義所能解決那麼，祇好暫時把這種理想極高的主義丟開，找一個對症的藥方來醫

治所害的病找一個最合適的方法來解決所有的問題。若不。然。不。管。這。一。切。的。情。形。勉。強。採。取。理。想。高。的。主。義。那。麼。結。果。亦。不。過。擾。攘。一。時。主。義。不。能。實。現。已。經。鬧。出。很。大。的。亂。子。很。大。的。危。險。了。

由此看來。假若我們現在提出這麼一個問題

共產主義是否適宜於現在的中國？

要解答這一個大問題。自然就得看中國經濟制度進化已經到了需要共產的步驟沒有。也就要看中國現在的病源在那兒。問題是什麼。實行共產能不能醫治我們的病源。解決我們的問題。

第一。請看中國經濟制度進化現在到了什麼程度

四千多年來的中國。歷史上是沒有什麼工業主義的。做手工的。不是靠着資本家生活。種田的亦不是屈伏於大地主的壓迫下面。社會上無所謂資本階級。亦沒有像現在所說的勞動階級。而直到現在。工商業還是沒有發達。還是沒有什麼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明顯的區別。手工匠仍舊用他們老祖宗傳下來的器具。那大多數的農民更不知道機器是什麼。做買賣的。也不過小本經營。工廠。僅僅大商埠才有幾個。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社會上貧富相差并不甚遠。就是幾個大軍閥和大致客的財產。也是從別的途徑得來的。不是由工商業發達起來的。這是我們的經濟情形。也就是經濟制度進化所到的程度。那麼。在這種經濟情形下面。要談共產主義。豈不是無的放矢嗎。

再看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什麼。病源在那兒

南大週刊 共產主義是否適宜於現在的中國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有四而這四大問題就是四大危險：第一，軍閥。第二，土匪。第三，遊民。除了這三種內裏的危險以外，還有一種從外邊來的更大的危險，那就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這四種危險的病源是在一個地方——就是我們的生產能力太小了。生產能力太小，生活程度太高，人民生殖又太快，所以食之者寡，生之者寡，結果遊民一天多一天，貧困一天甚一天。沒有事做的遊民，多半不去當土匪以擾亂社會的秩序，就去當兵以造成軍閥的威權。那帝國主義者更是乘着我們紛亂的時候施行他們極厲害的經濟侵略政策。受了他們的經濟侵略，我們社會上更貧苦更難受了。四萬萬同胞，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誰不是受經濟的壓迫，誰不是受經濟的困苦。然而從經濟上壓迫我們的不是在上海、天津，而在倫敦、紐約。從經濟上困苦我們的不是在北京、漢口，而在大阪、巴黎。不但如此，帝國主義者既然操縱我們的經濟權，就進一步干涉我們的政治，阻擋我們種種的發展。一個國家到了這種地步，外受帝國主義者種種的壓迫，內受軍閥土匪種種的破壞，再加之社會上遊民那麼多，貧的那麼厲害——諸位假若我們承認中國已經到了極危險的地步，我們就得趕快努力，去脫離這種危險啊！

可是我們要脫離這種危險，并不是要去推倒國內幾個極微細的資本家，因為他們沒有使中國發生這種危險，也不是要去研究怎麼樣的分配財產，因為我們的病源不是資本集中。我們要脫離這種危險，惟有努力去發達生產，恢復經濟。使我們外可以抵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內可以救濟一般遊民。能夠抵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就能夠得着經濟獨立，也就能夠脫離列強種種的壓迫，或一個真正獨立真正自由的國家。能夠救濟一般遊民，使他們不再因為沒有事做而去當

兵當匪，那麼兵與匪自然就漸漸的消除了，社會還有不安寧的道理，軍閥還有不倒的麼？政治不就漸漸的上了軌道，種種事業不就漸漸振興起來，國家不就漸漸的強盛起來麼？可是中國的經濟情形已經到了極危險的地步，非很快的發達生產，以恢復經濟，怕列強不等待我們——恐怕沒有挽救的希望了，而要很快的發達生產，我以為最切實而最有效的方法，祇有暫時保存私人資本制度，暫時獎勵私人資本，使人民自由去努力發達生產事業，使國內的經濟早早恢復。反過來說，我們要脫離經濟上的危險，要脫離從經濟危險發生的種種危險，不是由共產主義這條道所能够走得通的。為什麼？因為共產主義是分產主義，不是生產主義，是提倡資本的，而中國現在所需要的不是分產主義，却是生產主義，而為要很快的發達生產起見，不但不推倒私人資本制度，且要暫時獎勵私人資本，共產主義的道理，明明同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正相反了，相反的主義，我們能够採取麼？

假若我們現在不管一切情形，一定要採取共產主義，廢除私人資本制度，把國內幾個極微細的資本家推倒，那麼，拿什麼更好的方法來發達生產呢？要從共產主義轉到國家資本主義嗎？拿國家資本主義來發達生產，效力沒有拿私人資本來得快，不能很快的發達生產，怎麼能够脫離經濟的危險？怎麼能够脫離從經濟危險發生的種種危險？不能脫離這種種的危險，又怎麼能够保全我們的中國呢？

至於說私人資本主義是否一個發達生產最快的方法，我們也不必多費工夫理論，祇要看蘇俄政府所試驗的結果就知道了，蘇俄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採取共產主義，後來因為實行共產，經濟上發生大危險，所以在一九二一年變更方

針採取新經濟政策，跑回國家資本主義。現在又因為國家資本主義還不能夠很快的發達生產，恢復經濟，所以又讓私人資本制度漸漸地復活過來了。這是蘇俄親自試驗的結果，也就是我們一個大證據，證明說：無論如何，私人資本制度，是發達生產最快的一個方法。而我們現在之所以要暫時保存牠的，並不是愛惜私人資本制度，不過為要救濟現在的中國，不能不拿牠做一個過渡的辦法。

從上面種種的分析說來，我的結論是：雖然共產主義是實現人類最徹底的主義，雖然是為要實現人類全體幸福，我們都得把共產主義當作一個最後的目的，努力去實現這種理想，可是共產主義的實現，是經濟制度進化到了一定的步驟，自然要發生的現象；一國要採取共產主義，又必須看一看本國的問題，是否共產主義所能夠解決，本國的病源是否共產主義所能夠醫治；而現在的中國，一方面經濟制度進化還沒有到需要共產的地步，再方面所有的問題同病源又不是共產主義所能夠解決，所能夠醫治，所以我們祇好暫時丟開共產主義，採取對症的藥方來救治現在的中國。等到中國生產發達以後，真正需要共產主義的時候，再一步一步實行共產，我以為自然有成功的希望。不過在現在的中國，民窮財盡的中國，內亂外患交迫的中國，要實行共產主義，恐怕不但無救於國家，無濟於人民，反要使國家陷於更危險的地步，使人民受更大的痛苦，所以

我決不敢說將來的中國永遠不適宜於共產主義。

可是我敢說現在的中國不適宜於共產主義。

雜 感

雪國恥的惟一妙法

誰

去年國耻紀念學校不曾停課。然而學生却要求停課，今年五月七日學校在五天前就宣告照去年一樣吃素一天，停止一切娛樂外，更停課一天，以誌不忘。學堂大概是看着去年開國耻紀念會同學都到了，而且精神極好，所以今天就自動的停一天課。

然而今年不對了！五月六號的晚上，洋車夫已經日利市三倍，拉着些少爺們公子們小姐們向家裏跑了。五月七日開紀念會的時候到不了兩百人，下午游街更不用說了。（我也不曾去）

有一位同學對我說「年年如是，像是沒有甚麼思似的」——這大概也是中國人五分鐘熱度的原故罷！他繼續的說着。這何嘗不是中國人五分鐘熱度的原故呢？我們若是以爲年年如此沒有意思，我們就應當想一個根本方法來使他有意思。可憐亞爾沙士洛（Alsace-Lorraine）的人自從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戰割給普魯斯，五十年來無一日不想法子恢復他們的主權法蘭西的人每年到了那年總是慷慨激昂的鼓勵他們自己去和德國爭。到一九一九年亞爾沙士洛才到底仍舊回到法人統治之下，可憐中國的朝鮮被日人奪去，到現在還不及二十年，國人又何曾一記得她呢？七月五

日到今年纔過他的第十次。然而一般人已經覺得他討厭了。中國不亡也是太無天理了！

我是迷信於國家主義的。我也是迷信於強存弱亡的公理的。列強如此般欺壓我們，我祇敢垂頭怨恨悲傷。怨國人之不振。恨自己之無能。悲國力之日衰。傷來日之無已。我從來也不敢怨恨外國人。我祇敢佩服仰欽慕。我佩服他們的能力。我仰慕他們的精神。我以為同是圓頭方趾，為甚麼他們就可以勝過我們。我不怨天，我不尤人。我祇怨恨我們自己的無能。我以為強存弱亡是天下的公理。做了弱國的人民而來倡「世界大同」是無耻中的無耻的人。我們獨不可以振臂一呼，再整精神。和他們來一比嗎？不然這一種人族再要留存在世界上也是無天理。

寫到這裏，忽然間壁屋裏一聲一樁樁，件件樁樁，向小妹訴明「連了幾「好」「好」都來了。今天不是國恥紀念嗎？豈不是停止娛樂一天嗎？照規矩說宿舍裏不許唱戲的。然而這些規矩好像是英國憲法一般，習俗已經勝過原則了。那懸在宿舍門口玻璃裝着的「宿舍規則」祇能嚇兩個禮拜的新同學和給幾位參觀的看看。然而今天是國恥總不該如此罷。呵！不錯不錯，他們是就要出洋的，國恥至少和他們沒有關係罷。

我心中好難受的。三年以前，我離長沙的時候，兩個禮拜以前有十幾位日本兵武裝上岸，為着學生們演說抵制日貨，他們打死了我們兩位同胞。我記得那天下午我們正在和幾位同學談話，斗然聽到鎗聲，隨着得到日本兵打死湖南人的消息，我心中有如火焚。三年以來常常獨自思量，終無具體計劃。今日更觸動我心懷了。他們死了三年了。六一案仍然如此。弱國無外交，我深信這句話，我也以為弱國是應該沒有外交。因為這也是公理。

三個禮拜以前，有同學問我國耻日不停課。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他說：「要是不放假，太豈有此理了！」五天以前，他欣喜的來告訴我：「國耻紀念停課了！」昨日下午他一溜煙跑回家，他臨走的時候還說：「我明天有朋友等我，大概不能去看電影罷！」

他們的意思，我這愚蠢的人，是猜不到的。我以為他們大概是想學國恥的方法就是不要國恥紀念日罷。

唉！此情與誰訴？此景不堪言！國人猶是鼾鼾眠。國耻於今方幾年，當年血性果何在，而今遠遠不如前。此情可恨亦可憐。我心碎，復何言？此意訴誰前。

代 表

要

中國的老規則：無論那個機關，任何事體，開會的時候，會員明明可以親自列席，應當親自列席的，但總要派代表去出席。否則不足以示其偉大，然而小規模的會，猶可說。最奇的是近來連市民大會都派起代表來。五七天的市民遊行大會，自命先覺的教育界，參加的寥寥無幾，而最高教育機關的人們，參加者尤少。在學生方面，僅僅幾個年級代表，還帶着副理債的面孔，不到數十人。其餘呢，也許因為是大學學員了，所以不屑與工人、商人、小學生為伍，到滿街上狂呼，也許都在伏案埋頭作深刻的研究，而將這種鼓吹的事體讓旁種職業的人去做。但我們實際去看看，大學宿舍中有的開談話會，有的在低聲唱「二簧」，唱一輪哩。有的在睡午覺，只怕前一種的推測是較著的了。噫！「五七」這天，大學員都持這態度，平時可想

而知了嗚呼！大學教育！

五七見聞錄

「嚕九點半了，你還不起。」

「機會難得，讓我多睡回罷！」

「今天你不去聽講演麼？」

「總是那一套話有什麼意思。」

這一套話就是大學生對於五七的感想。

叮叮叮鐘聲響了。

「A君，上禮堂去麼？」

「不，我先吃點心去，反正他們也不能這早就開會。」

這是宿舍面前的一段談話，也是同學們對於禮堂聚會的意見。

「喂！你帶小說沒有！」

「小說到有一本，我自己要看的，還有本週刊，你拿去罷！」

「謝謝你，週刊也成。」

漸漸都低頭研究了。

「唉！討厭的還沒完！」

「雖說不是，我也要睡了。」

這是大禮堂裏聽講的精神。

「還不如從校裏直接坐車去的好，走這大截怪疲乏的。」

「我也這麼說，咱們走罷！」

慢慢的往人叢一擠，連影都摸不着了。

「傻子那麼賣力幹麼，誰能聽你喊的！」

「我看還是留點回去唱二簧還好。」

這是青年救國游街熱誠。

南大週刊 五七見聞錄

金色的日光沒了，這愛國的熱心也跟着走了。這就是大學府裏的「五七」紀念。

「掛着羊頭賣狗肉」

爾慎

中國人到底是把戲好手。你看魚電的「法統重光」馬電的「興民更始」總是得着機會就把「清真回回」的招牌掛出去滿櫃上擺着羊頭羊肝羊腸，招攬行人。其實走近身旁，把葫蘆蓋揭開沒有一個不是狗糞狗尿，腥氣薰天的。鬧得西子掩鼻而出。演過逼宮的，我們不去說他光講到現在這位登龍位坐寶殿的佛家弟子。他在天津足足念了四年佛，很悟得些空空色色，玄而又玄的大道理，即以吳老學究一旦策馬過滄州兵敗榆北，他老先生就穿着一襲佛衣，趕上玉關，躍登龍位，預備着拿釋迦牟利的善提衆生法術，引大家誕登彼岸。一聲鑼鼓響，開場算是打過了。什麼善後會議哪，國民會議哪，財政會議哪，軍事會議哪，真個如聯珠炮，脫胎而出。當時渴望着「主權在民」的一般小百姓，看見他擺列着這麼多的羊頭羊肝羊腸以爲他「舖子裏真個是三不管的」，芳樓進去了總可以吃一頓飽。那曉得他印把到手，耀武揚威，三天一小令，五天一大令地，仍然是些東魔王掌理陰曹府，西魔王掌管黑地獄，瓜分地盤，平均勢力的小勾當。什麼國民會議，善後會議，原來就是寫着「清真回回」幾塊木牌，掛出去，掩飾掩飾行人就能了。有人說，中央政府總攬萬機，尤其是在這個過渡時期，邪魔妖怪，容易與風作浪，藉着些名義來收拾人心，也是必要的。

好了。中央政府丟開不講來看看省政府罷！別的省分不要講，來講講這文治發達的江蘇省罷！江蘇現在握印把子的省

行政長官在民國十年前是一位很熱心辦理地方公益的慈善家。吳老學究因為慕他這點虛名，即以不勞信使往返地奉他出山來治理他的母邦——山東。後來報紙告訴我吳老學究怕的齊大把齊二趕跑了後，齊大一手操着軍民兩政，炙手可熱，東南半壁岌岌可危，所以終究要求尼山老母把這位大慈善家調任江蘇，用着蘇人治蘇的大塞子塞住子齊大的口。這幾年來這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大慈善家作了些什麼「愛民如子」的慈善事業，報紙沒有告訴我，我睜開眼看，也沒有看見什麼類似的消息。心裏想以為這位省長大人，也不過庸庸碌碌，無聲無臭罷了。那曉得揭開二月二十一號益世報一看，在專電欄裏竟用指大字記載着：

「蘇長韓國鈞組參議廳巧開會，被張福楨槓穿黑幕一閃而散。」

我當時迷惑了，不知道怎麼一會事，二十四號，接着就有左齋先生的通信讀來，實覺有趣。他說：

「蘇長韓國鈞前為保留省長位置戀棧不去，被仁社議員首領朱紹文偵悉，立至省署向韓秘密交涉……在省署組織參議廳，由韓出面——聘教實政財四廳長及金陵道鍾祥慶蘇常張一應滬海陳國遺淮海王光圻徐海黃以霖等五人為參議……鍾等不悉其內幕均允許……昨日（十八日）開第一次常會各廳及士紳除王光圻外均到主持該廳成立之朱紹文亦到會，在開會前十餘分鐘，省議會庶務科長張福楨亦昂然入會，朱不許張入。」

朱云

「爾之資格不能列席」

張云：

「然則你以何資格而來？」

朱云：

「我來僅僅旁聽」

張云：

「我亦旁聽。」

朱語塞。止得聽其入席。

旋振鈴開會。各參議正議某事時。朱忽起立發言干涉。張亦發言干涉。朱說兩句；張說五句；兩方遂大起衝突，幾至用武。張乃向各參議大聲云：

「此廳之組織，實欲包攬一切政權，冀圖任何省長，受其支配。諸位來此，受省長聘任乎，抑受朱氏利用乎？」

鍾等顧省長向之質問。韓世：「此事係德查（朱紹文）一人包辦。予被其把持，無法擺脫，予不過犧牲而已。」

張大怒云：

「小朱你是什麼人，竟敢以省議會名義如此混鬧，實屬不法已極。你在淮安那個不知道你的內幕，你少出風頭為妙。我」

下屆必弄一個省議員幹幹，看你有大本領。

各參議聽至此，始恍然大悟，一闕而散。

「諸位！你們讀了這個通信，大概也知道這位慈善家省長，究竟怎樣。我們可以說，他掛起這塊參議廳招牌，賣的并不是狗肉，也不是狗雜，簡直就是狗糞。中國有了這種「機械」省長，還怕得不一盲人騎瞎馬，一闕出最有趣的笑話來嗎？固然，拿韓國鈞一個人，不能武斷地一概其餘。但一看直隸財理清理會，江西財政討論會，湖北財政整理會，都是標榜着開源節流，治標治本，爲什麼江西軍費依據的由七十萬增至九十四萬？直隸的教育費無着落？你不要光看他今日開會，明日開議，鬧得天混地黑，亦一看牠的成績，你就曉得他到底賣的是狗肉呢？或是羊肉呢？有人說政治這個東西本就是就是難促不過書獃子們不懂得或者不曉得就罷了。

好了，丟開政治，來談談清高的教育界罷。十八年前N先生，是一位很貧苦的窮秀才。吃了早餐愁晚餐，吃了晚餐又愁早餐。加之昊天不眷，惡事成雙，自從他娶了他的黃臉婆m女士後，他兩的Productivity却很高，甲子一個，乙丑一個的接連的聯珠炮，衛生了五男二女，敬敬待哺，更迫得這位n先生走路無頭，入地無門，他沒有法子，不曉得怎的在破箱裏找着他祖父與江蘇總督某（名字忘了）結拜的關譜，一看見高興極了。親戚朋友處，張羅了四五十串，大鵝眼，趕上行程，早行晚宿地到了n城，進謁總督，呈上關譜。總督大人一看到也歡喜。除當時賜過平身，待作上賓外，以追念故友情切，仍力勸n先生勤修學業，力承祖志。當時n城裏有一個兩江師範，所以他就把n先生送進去，以求深造。無奈n先生命真苦，在他

進學校第一個月裏，這位總督大人，就一命嗚呼的死了。N先生進退維谷，祇有在學校裏鬼混的法兒。好在當年的學校，（清末）不但不納學宿膳費，每月還得領幾元「零用餉」。即以N先生在那裏，雖然說比不上王孫公子風流快活，然而夜闌人靜之時，一想到擁抱着黃臉婆兒，在家裏半飢半飽地飲飢守餓的光景，總覺得彼善於此。因此總督大人，雖然死去他，仍然在兩江師範專選了一個水彩畫科，鬼混鬼混。民國元年他畢業。四月回省。接着十月間K省就辦選舉（一屆省議員）鄉下人那裏懂得選舉，看見地方官來調查戶口，他們腦子裏，總印着徵他兒子解海參偽言，拚命地穩滿和偽造，所以當時N先生運動選舉，一棹茶就夠了。議會開會時，N先生在議場裏，真出了不少風頭，報紙上對於他的議論，總是用二號或三號字印刷出來，使大家注意。民國二年李烈鈞兵敗九江，袁皇帝大搜革黨，這位風頭家N先生，以掛着同盟會頭銜而去職。整整的流落了六年。八年省立。師範校長以貪去位，N先生乘時而起，很唱了些財政公開，因才使人的高調。校長高帽，因此落在他的頭上。接事的那天聽說發表了不少大政方針，什麼財政公開哪，校務公開哪，因才用人哪，師生合作哪，（名詞上雖與兩開現有的不同，意思一樣。）却是應有盡有。頭腦簡直的學生，仰慕他昔年在省議會的名望，又看見他說得條條密一般的甜，以為這位校長，大概不至於以貪去位了。可是N先生是一個很能了解時代精神的人，他曉得現在的世界，到底與先前的不同，所以他標榜的那些財政公開，校務公開等新名詞，都有他個人特殊的意義和解釋，字典上是尋不出來的。因此三年之間，與學生發生了不少的衝突。十一年秋，N先生的校長頭銜也輕輕的被罷去，用「另候任用」的四字換回去了。我去年暑假回家的時候，順道一訪，知道他在當校長的第二年，就蓋了一所小小洋樓，建築費四千餘元。第三年，買

了不少的田產，價值九千多元。連合現款及其他動產，總數總在二萬元以上。我當時真迷惑了。接着我們k省的章程，校長薪金月八十元，他領着他的全家在s學校城裏，雖然說是生活費低廉，但是無論怎樣節省，每月非五十元不辦。每月存三十元三年共三十六個月，才存一千〇八十元其餘的一萬九千元到底從那裏來的呢？這個悶葫蘆，我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我習到這裏有人把我的筆擡住了，說我大糊塗了！社會壞到這步田地，在社會裏做事的人，誰能「入污泥而不染」呢？好了！丟開社會裏做事的人不講，來看看社會裏以清白自命的學生罷，遠的怕諸位不耐聽，先講到我們南開大學新近發生的 Ladies First 和 Gentlemen First 之爭，很可以證明現在國內普遍的心理，不曾跳出我標題的圈套。樹女士做的「古板」的南開我初看見這個題目，以為又是那位好事者要對着紫雲城這三個字有所議論。及打開週刊一看，原來是一位女先生要發脾氣。起首看見些什麼唱歌會 Ladies First 等等，因為我來自田間，對於這些玩意兒，不大懂得，故不注意。所以不管牠「都」也好，「多」也好，尚能平心靜氣的看下去。及看到法文班上搬椅子的一段，樹女士居然就要破口罵人家「吃了一二十年中國飯，不懂人事」。這種「出言不遜」的口氣，真正「豈有此理」！你看一個自以為很懂得 Ladies First 及「勸脫而鬥」的女先生，也會這些的破口罵人（罵同學）不懂得規矩的別人，又該怎樣呢。我作到這裏，益信我這個「羊頭狗肉」的標題是可以登在週刊上的。

一年後何處找中山？

圭

舊年孫中山先生北上時到處開歡迎會，報紙上載滿了歡迎的文章，也會熱鬧了一陣。今年中山先生病死北京，一般酸文人又興高采烈的作文章，什麼哭中山掉中山嗚呼中山……血淚滿紙，如喪考妣。軍閥政客們也都看看段執政的面子，送信儀贈輓聯，這裏開會追悼，那裏派員致祭，又熱鬧了一陣。中山先生靈柩運出京城了，民黨中幾個露頭面的人南下，於是「中山」等字樣又漸漸的看不見了；提「中山」的話，又漸漸的聽不到了。再過些日子只怕「中山」是誰都會不知道的，還能談什麼三民主義！令人悲觀。

出版股啓事

本刊第十七期爲國恥紀念專號，會廣爲徵文。投稿者極爲踴躍，足見吾校多數同學對於國恥極爲留意。惟是該項稿件，定於五月一日集稿，然付印後猶有投稿者。故遲投之稿均未刊入，殊以爲歉。尙祈
稿諸君見諒是幸。

討 論

「設立學校病院的商權」的商權

倒

吳君提出設立學校病院的問題，我不極端反對，不過他所據的四條理由和所擬的八條辦法，不無商權的餘地，請就管見所及與吳君一商權之，還望指教。

吳君第一條理由說：「合於有病同學的衛生起見，免去宿舍的一切紛擾和吵鬧。」他的意思我不很明瞭，這句話有二種解釋：（一）設立了學校病院，同學有病時遷入養病，合於治病之道，病人在宿舍裏呻吟起來，足以擾亂他的同室者，不能用功有了病室，這些病人的呻吟和侍病者的忙亂都沒有了，宿舍裏少些紛擾和吵鬧。（二）宿舍裏吵鬧得很，不宜於病人的靜養，應該設立病院把病人遷入使他得着一個合於養病的處，逃出這個吵鬧的宿舍。我想吳君的意思是第二個。不過吳君好像承認宿舍裏本來是紛擾吵鬧而不宜於病人的，病人一睡，宿舍還是紛擾吵鬧的。宿舍裏是可以這樣紛擾吵鬧只要沒有病人在內——一有病人，就遷他出去——別的都可以在。現在這樣紛亂的秩序可以維持下去，不必整頓。我入校以來將近二年，托福沒有病過，但是感到紛擾吵鬧的痛苦，却不淺鮮。按學校宣布的規則，還沒有廢除宿舍裏

是不應拉唱皮簧的。從前有齋務課的時候，某號寢室裏發出皮簧的聲調來，就有齋務主任等等來干涉（不過所拉唱的，只要不是皮簧，就得特許的拉唱權）。第一宿舍東南角的一間寢室曾經做過俱樂部的會所，裏邊三弦、二胡、鼓、板、笙、簫一應俱全，樓上樓下的吹奏能手也羣賢畢至。不過吹奏的時間大概不與上課或自修的時間相衝突。現在第一宿舍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第二宿舍的情形實在有些不耐煩。不要說生病的人頭腦要脹，不得休養，沒有病的人也要腦壳痛。不論上午下午都有皮簧的聲調來擾亂神經。所以一部份同學不得不把圖書館當作避難所。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日上午或別的放假日子，偏偏圖書館要關起來，不肯行方便，容納一輩腦壳易痛的人去自修。在寂靜的時候正好用一些功，不料打開書本讀不上一點多鐘，鄰室裏的皮簧聲調又來破此寂寞，大拉大唱。可是拉又不拉一個痛快，唱又不唱一個暢。呀了兩三句停了，停了十分二十分鐘，又呀了。真像病人在彌留之間病榻上呻吟的斷斷續續，弄得你腦壳不敢不痛，弄得你書本不敢不台。有時皮簧聲半天不響了，驕地裏門口經過一個人拔直嗓子怪叫一聲，胆子小些沒有聽慣的人竟會把筆從手裏落將出來。你說他是練嗓子罷，他們練了許久，在宿舍的通道裏叫起來，聲音够響亮了，但是一上游藝會的戲台，聲音還欠嘹亮。我勸練嗓子的人如果你不要練嗓子，就不要在宿舍裏突如其來的叫出來嚇人擾亂人；如果你要練嗓子，須知宿舍裏練是練不好的，要像吳作民君那樣一個人到八里台，高四始橋東邊通英租界的路上去練。吳君練了不上一個月（？））華北的演說得了第二回來，你也練上幾多日子，包管你上台去受人贊美。有時寂靜之中，傳來一些鏗鏘的聲音來擾亂我的注意力，有時傳來一些「淡巴古」的氣味來刺我的腦門，使我不能不廢書三嘆。如果感到這種苦痛的，祇有我一個

人那是我的弱點，怎能怨人？有時竟在熄燈以後二十多分鐘還有胡琴聲，使我在被窩裏着急，今夜到十一點鐘還睡不熟。明早七鐘點起得來上課，還有笑語聲，奔跑聲，以及一個在前逃一個在後追的腳步雜沓聲。甲同學被乙同學干涉甲同學故意放寬聲帶反罵聲……等等聲，都是習以為常的。病人住在這種宿舍裏當然不得安心靜養。難道病人一離宿舍便了，宿舍裏的秩序和公安不要維持了麼？我想如果宿舍裏安靜一些，輕微的病人，休養幾天，也可以復還健康的。

吳知君第二條理由說：「便利遠方來津的有病同學……」啊！凡有病的人不應當負了病從遠方來津做我們的同學。人有了病再要遠遊，最愚的人，計不出此。奈何吳君顧慮到這一點？況且本校每年秋季開學要檢查身體。有病的人早被擔駕不待他進了宿舍再遷入醫院。如果抱了病從遠道來津，到校繳了學費宿費再搬進醫院去養，病正如吳君所慮，那是耗錢太多了。我想這樣一個人要想省錢，還是在家休養爲上妙策。吳君的意見或者是遠道來的同學在學期中間偶然生病，搬到醫院裏去養病，費錢很多，學校裏有了病院的設備，在校休養或診治，病人可以省些錢。吳君的文字的確確使我誤解了。請問吳君所計劃的費一萬或二萬元之多的病院能否設備完善，所有醫學士已經發明的方法和裝置都齊全能醫治中國人要患而有法可治的有疾病？如其不能，進了重病或奇症還要進醫院，那末學校病院除了裏面給些普通便的藥以外，有什麼用？在校的人能不能擇病而生，校中沒有能力醫治的病不要生？萬一生了校中不能醫治的病不進醫院去費錢，甘心坐以待斃？否則，還要進醫院，還要費錢。那裏省錢省了誰的錢？

吳君第三條理由我完全贊同。有病的人理應離無病的人而分居。不過理由是理由，辦法是辦法，他的辦法我不完

全贊同。請分別述之。

吳君計劃的病院經費分爲創辦費和經常費兩部。創辦費是一萬或二萬元，他要學校補助些，其餘向外界設法宣傳募捐。他沒有說明誰去設法宣傳募捐。學生去募捐吧，那末募不到一萬或二萬元，病院還要設立麼？學生募捐不歸算不大的款，究竟要費多少時日我推想不到。在沒有募足以前，這水救不得近火，他又沒有補救的計劃，學校募捐吧，那末何不爽快快叫學校拿出一萬或二萬元來建一所病院，直撻了當得多？我們姑且不要想到學校的經濟情形是怎樣。我們假定學校很可以拿出二萬元來造一所病院。這所病院我前節已經說過沒有什麼用處。這一支款不是虛擲麼？辦一件有益的事，用款再大些，只要所得能償所失，學校經濟再困難些，也要他設法。辦一件無害的事，用款再小些，所得不償所失，雖然自己的錢，也不能虛擲一文。何況募來的捐款，吳君計劃的經常費，又有兩種收入。（甲）同學每人每學期繳醫藥費若干元。（乙）住院人每天納費兩角。我們繳與學校的費都有相當的報酬。學費宿費膳費不用說，體育費印刷費實驗費甚而至於入學考試時的註冊費，那一塊錢是空費而無所得的。如果我繳了吳君所計劃的醫藥費，我一學期毫不生病，不進病院，不用藥品，到了學期終結是否像預償費那樣照數發還？如果發還，病院的經常費早已用完，拿什麼來發還？如果不發還，我繳的費究竟是爲什麼？我們繳了學費，拿到上課証上課，不另取費。我們繳了宿費，住宿舍，不另取費。我們繳了膳費，拿到飯票，入座用膳，不另取費。我們繳了印刷費，可以讀週刊季刊同學錄。我們繳了體育費，可以用運動器具。我們繳了入學考試的註冊費，取得應考的資格，有入學的希望。惟獨繳了醫藥費，進病院養病，倒要每天兩角，而且還要另收「醫藥費」。我

所繳的醫藥費究竟是爲的什麼？開學時繳醫藥費，住院時繳每天兩角的費。這樣維持下來的一個病院還只聽裏裏，給些通通大便的藥，像我以上所說的。經濟學的原理，「以最小的勞費獲最大的報酬」，不料竟在這個病院裏打破了！

吳君計劃病院的進款，我已約略討論。請言出款。這個病院有像教員住宅那樣大小的一二座屋子。（他的計算真也奇怪，創辦費二萬元不嫌多，一萬元不嫌少；房屋又是二座不嫌多，一座不嫌少。）牠的常年支出要多少呢？照吳君的計劃，這些支出，都歸同學負責。每人開學時繳的醫藥費可以有個定數預算得出的。別的不算，單算一個醫生二個有醫藥智識的校役（一座屋子一個）的年俸，四千元還不够吧。三百個同學平均分攤，每人須繳十餘元。加重了家長的負擔，叫家長們希望子弟生病呢？不生病呢？子弟不生病，家長負擔了十餘元的醫藥費又爲的是什麼？吳君說病院裏分爲大小兩種房間，以容納輕重緩急的病人。吳君會否調查過本校生病病人平均每年或每月有多少？這兩座屋子可以容納病人多少？我常聽來推測，同學們有親友在京津一帶的生了重病終要回去養息的。生了重痛不回去養息的，只有這道來津，而沒有親友在京津一帶的。這樣的人在本校有多少？從這幾個人身上收來的每天兩角的住院費可以補助經常費若干？够買幾磅棉花，够添幾加侖酒精。設立了這個病院，要人人都變爲病夫，和醫生結不解之緣，並且不生病的人也多找些病來生，才能維持下去呢。

吳君計劃在病院裏請一個醫生，幾個有醫藥智識的校役，他不要請看護，或者就爲節省經常費起見。這位醫生是要常駐校內的，化了四千多塊錢請來這幾位有醫藥智識的人，終年看守兩所空屋子，未免太不經濟了。作算這裏的同學因爲

有了病院，多生起病來了，醫生的責任何等重大。頭等的名醫，治得好病的，未必肯來長駐在校。何況名醫的責任是博施濟衆，那能離開人口多疾病多的城市來隱居僻處享受幾百塊錢的安逸薪俸？頭等名醫不會來，二等名醫也不會來，或是一個看護出身醫不好病的三等以下的庸醫。同學中有幾個人肯耗了錢叫個庸醫來作弄？尤其奇的，吳君在計劃的第六條裏要請一個駐校的醫生，同時在第五條裏爲病人預備中藥西藥，如果只請一位西醫，那末中醫的藥大概是歸「有醫藥智識的校役」開方了。如果只請一位中醫，那末西醫的藥要這幾個校役開方了。不然，要請一個中西兼擅的名醫，我恐怕踏破了你一百雙草鞋底走遍天下，還找不出呢。可惜吳君沒有把他胸有成竹的計劃，完全發表出來，使我寫了不少的話。我猜吳君或者會答復我說：住院的病人喜歡中醫，可以到天津去請，診金歸病人自己担負。

我有以上的幾個疑問，希望吳君指教。吳君眼光大看得遠，他的計劃目前雖不適用，將來南大發達以後，有了幾千或幾萬個同學，當然學校病院是少不得的。我呢，目光如豆，只見目前。我只望現在學校生活上減少些不便。我下海也擬出幾個辦法，吳君和讀者都要笑我孩兒氣的。

(一) 吳君所慮的「遠方來津的有病同學」最好不要抱病遠遊。但是愚者不爲的事智者或者反而要嘗試。我想免法他們的便利，莫若叫他們不要來。學校到上海北京去招新生，向來是錄取以後，新生來津，在報到的一天受身體檢驗。我提議請學校給不在本校考試錄取的新生一個機會，讓他們在離家鄉較近的考試地點就學校指定的某醫生處去檢驗身體，如果沒有疾病，拿這醫生的證明書來，允准入學。如果身體不健全，他們得到學校預先的警告，自然不會從遠方來津。

了。則君以爲然否？

(二)本校現在的校醫每星期二四六來校一次，平均還不飽隔日來一次。同學們有病不甚方便。我有一次牙肉上生了一粒不知什麼東西，恰巧禮拜四晚上生出來的，有些痛，吃飯不便。鏡子裏照照，有一白點。我怕生了疔，禮拜五一天不刷牙。等到禮拜六下午才見醫生，我既然牙肉生了作痛的東西，爲什麼不到校醫的廩所去求診呢？這就是路遠出入不便呀！幸虧生的不是疔，禮拜日就好了。如果竟是生疔，從禮拜四到禮拜六，發得厲害起來，怎麼樣呢？所以我不主張請一個校醫長住在校，我主張請一個不長住在校的校醫天天來校醫治。

(三)有病的同學除了發幾個寒熱，咳嗽，傷風等小毛病以外，應該離校。近的回家，遠的住醫院，醫費不足，除朋友幫助以外，再不足，要求學校借給。病人痊愈後，如數歸回。留校養小毛病的人應該由學校在宿舍裏闢一間門口不常有人經過的寢室，獨居靜養。

(四)連帶的有個最緊要的秩序問題，就是維持宿舍裏安靜的秩序。安靜不但對於病人有益，對於不病的人也最重要。夜間熄燈以後，各自安睡。不愛睡的喜歡在甬道的路燈下讀書的，安靜讀書，不要怪聲怪氣吵鬧得人家要睡睡不熟，明天起來眼睛紅，頭腦脹，飲食無味，身體發燒，這是便利不生大病的大衆。這個當然要宿舍裏的全體同學合作維持的，不過學生會總務部應該組織一個維持股，做一個維持宿舍秩序的領導。總務部如果以爲宿舍秩序不要維持的，可以拿我孩兒氣的提議付之一笑，不睬不理。如果總務部以爲現在宿舍的秩序着實要整頓一下，那末本學期已經過了二月，還有二月組

續起來不爲晚哩。

(五)還有關於白天的宿舍秩序問題，這要勞游藝股的神把秀山堂地窖子裏的游藝室打掃一下，賣成一個管役管理門上的鎖鑰，同學們喜歡音樂或戲曲的請移玉到那裏去唱去奏。這樣一來，雙方便便利，唱的奏的可以沒有拘束，別的喜歡死讀書的也可以頭腦清楚些。樂器存在游藝室裏，藏在寢室裏的樂器當然不能隨意拉，隨意吹的了。這也要全體同學合作維持，才會有效。這也是一個孩兒氣的提議。雖然，我終希望讀者不要看作孩兒氣，置之不理。贊成或反對，多少也發表些意見，我虛心地敬謹領教。我在這裏提出這個問題，因爲我天天在似病非病的頭暈腦脹的痛苦中，沒法兒養息吓。

(六)我理想能夠不病終以不病爲妙。我聽說蒼蠅最毒的是人類的大敵。但我沒有試驗過我有多少抵抗這大敵的力量。我不敢試驗，所以想把這大敵與我隔離得遠些。夏天來了。蒼蠅出世了。去夏宿舍裏蒼蠅數比人數多上幾十倍。H君鏡日價鑽在又悶又熱的粗夏布帳裏。W君午後小睡用花布包袱把頭面裹得不透風。他們怕的是蒼蠅。我買了一把鐵紗蠅拍，用不到一個禮拜拍得紗脫柄折。在寢室裏每日拍下的蠅屍裝起來，少說些，終有小號的葡萄乾那麼一盒。Y先生在講堂裏對我們說用「福末林」可以醉倒了蒼蠅。醒不轉的他叫我們拿一個小瓶去向他要一些來試試。L君去要了一些。Y先生怕我們一齊都向他要，所以叮囑L君不要告訴別人。一天我在秀山堂前面河灘頭遇着庶務課的某先生。我對他說庶務課可以備些臭藥水灑在廁所裏。痰盂裏好減少些蒼蠅。他說這些蒼蠅不是本校出的，是從別處飛來的。灑藥水，費錢太多。那時我不知道臭藥水的名字叫「石炭酸水」。我說的南方俗名他大概不懂。胡亂的回答一句。他或者以爲

我叫他「福末林」在廁所裏痰盂裏，所以說費錢太多，他或者知道Y先生所講的一個蒼蠅從生產地飛出，可以飛三哩遠，所以說本校的蒼蠅是別處飛來的。本學期開學之初體育課宣布過牠一學期的行政程序。我彷彿記得五月裏有個滅蠅運動。現在是五月我在宿舍裏已發現過不止一個衝先鋒的蠅將了。滅蠅運動還沒有開幕。大概要等到蒼蠅的全盛時代，蠅子蠅孫都出了世，登了我們的堂，入了我們的室，才發給堂役們一人一把竹帚，囑咐他們見一個活蒼蠅，打成一個死蒼蠅，屍屍掉在地上，給別的蒼蠅看看竹帚的威風。現在既無蠅，何用滅？如果這個滅蠅運動還要實行的，我這里又有一個孩兒氣的提議，請現在着手，每天廁所裏痰盂裏澆些「石炭酸水」與其等蒼蠅出來以後去費力打會速飛的飛蠅，不如趁牠沒有出世以前把牠斷了種，絕了嗣，省事得多。不過手段太辣太殘忍，修福的人不肯幹的。

總而言之，我的觀察點與吳君的絕不相同。吳君為少數生病的人想法，我為多數不生病的人想法。吳君用理想的不易實現的計劃來謀不幸生病的人的便利；我用不費大力就做得到的——只怕沒有人去做——方法來防止健全的人踏進這不幸之境。如果我的理想實現了，吳君的計劃根本不成立，無怪其水火不相容了！

十四，五，四

吾亦來談談「古板」的南開

秉 燭

讀過樹君「古板的南開」以後，引起了吾多少感觸。吾覺得「積重難返」這四個字，底確是阻礙一切事務的改進和發展者啊！在現時的中國社會上——尤其是在過渡時代中——這一種停滯不前的情形，到處是可以目睹的，正不知將

來人羣之幸福。被其剝奪者，要有多少呀！

遇見一件事，人們最容易糊糊塗塗的混過去。一些人亦未曾覺出他的利弊。這是緣於鑑別力和自覺精神的缺乏。就讓有些人覺着這種情形是不適宜，亦無非是狐疑。雖然多半是因為他們未曾透澈的明白那事的真相，亦確因為頑固的，積重難返的論調，是在在與他為敵！

尤其是奉行已久，成為習慣的事，有時明知不對，仍須那樣做去。否則便要受人家的指摘和譏笑了。到了必要的時候，這種事亦會改變。雖說進了一步，所呈露的現象亦不過是一種半新不舊的。但是有人還要說：這是改進的一定路程。那知道總是抱着這一種頑固的論調，還會有什麼改進。這就是受了「積重難返」之累了。

就吾們學校的事說，樹君的一「古板的南開」可說是一篇實事求是的寫實文章。他能從固定的生活當中揭出一「古板」情形之所在，這並不是不知足，正是生活改進的主要條件。因為目下南開的生活，實在有使人不滿意的地方。不幸樹君隨後發表一篇「男同學都不懂規矩」，但是文中主旨僅是駁斥 Lady First 之不當實在與「古板的南開」一文的要意無甚關係。樹君亦曾聲明他的「男同學都不懂規矩」並非對樹君的全文而發，乃是擇其局部有所論斷。所以我總覺得「古板的南開」的主要論點，仍值得我們注意討論的。因為大凡我們討論一件事，或批評一篇文章，絕不該斷章取義的單從某一方面着眼，顧從其全部看去。因為一部分的意見或論述，正是鋪敘全文的手段。我們說句公平話，樹君的文章固然有些小疵，但是其全文的注意，絕不能以小疵而失其的。樹君文中的立意，是希望大家破除現行古板的情形，去獲

得共同教育的真精神。是懷着熱烈的情感來希望大家達到他理想中目標的。射君的文不過是辯駁這裏的男生並不是全不懂規矩。他是對於女權經濟男權的不平等傾向和完全歐化的趨勢表示不贊成。可見射君只反駁樹君全文中之一段行文並沒有關涉到樹君的立意上。兩文是不發生多大衝突的。再往大處說，樹君的文是立意正確而為全體的改進打算。是吾們通所感覺的是吾們覺而不知其所以然。或知其所以然而未得發而成文的。按理說吾們豈應當因小疵和他片段的反動遂拋棄了這個重大的意見呢？

現在吾們的問題全很清楚了。正在「古板」而無改進的情形中，過活得不耐煩的時候，遇着第一個不滿意的呼聲發出之後，於是立意欲圖謀生活的改進，實是義不容辭的。如此吾們現在就應當去籌畫如何的改進？如何去成就這一個動機了。此時打算說出幾個具體的方法去做，是極難極不能做到的事。「積重難返」這四個字，使我們說出來的不是些廢話，就是一時絕做不到的。樹君所以並未說出辦法，而僅舉出幾個「古板」的例，想必亦因這個緣故。但是只於泛論一回，對事實是毫無補助。所以吾將應舉的辦法改為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要是得了圓滿的答覆，說不定比幾個不好實行的辦法功效大的多呢？

(一) 像樹君所說的那位女同學為什麼說：「那邊全是男生，一人不好意思去？」一位男同學為什麼進了游藝室，看看全是女生，便急急的退出去了？那位說話的女同學是否未明白共同教育的真意？那一堆男同學是否對女同學不會有相當的禮貌？那位進游藝室的男同學，是否覺得跟女同學遊戲和跟男同學遊戲是完全不相同遊戲？

室內的那些女同學是否對這位孤單的男同學有嫌惡或譏嘲的態度，而毫無一種和悅的樣子？倘以上的四種心理有一種是猜對了，吾不知在男女共同教育生活之下應否有這種心理？

(二)設如以上那四種的心理是不合宜的，那麼男女同學們應否彼此嚴格的分出界限？甚至平常交接各事的時候應否懷有一種特殊意相？吾們應當怎樣做去，才能合男女共同教育的趣旨？

(三)以上二種情形若完全做到，可以說達到較為美滿的境地了。但是能否完全做到？吾們要想知道能否做到，吾們要先想想他的阻礙是什麼。謠言的宣揚，吠聲的習慣，是否為要緊的阻礙？但是謠傳之不息，是否因為大多數人眼光浮淺，而不配作男女合校學校的學生？吾們要想達到理想的目的，完成重大的使命，是否應當先完全破除這種習慣？

以上的三條是吾看過樹君「古板」的南開，又考查了現時校裏的情形之後，得着的一點見解。吾不願意為「積重難返」四字所累，所以隨在樹君之後，作一個有改進的勇氣者。吾希望在這古板的，半合不合的男女合校裏的同學們，一樣的看出了現時情形的不滿意，一樣的負起這個絕大的責任，用智慧的方法去奮鬥，為後來社會的公開，闢出一條平坦坦的光明路向。

我不贊成批評完別人或說完叫人批評的話以後，而宣言不與人打筆墨官司。吾自知吾所說的是沒有與人為難的，亦自知所說的不是過於荒唐的，所以吾懷着期望全體幸福的意思，歡迎對這篇文章的一切批評。(一九二五，五，一日)

「古板」？

宏 農

我們無論翻開那本批評中國民性的書，總遇見這樣的一句話：「中國人的性格是守舊的古板的。」這個觀念早已深刻在世人的腦裏，假使我們要加以辨駁或否認，就不免被人譏笑我們是自掩其非。但是如果我們回頭觀察觀察中國以往與現在的情形，便覺得我們的否認是對的。

讓我們從具體的事實上考察一下，來証實我們的否認罷。

(一) 前清時中國是世界唯一最古的帝國。這是誰都知道的。然而僅以十餘年短促時期的革命運動，居然將最古的帝國而改爲最幼最新的共和國。最守舊古板的人民也一躍爲最新的最時髦的共和國民了。

(二) 中國數百年來選取人材的惟一方法就是科舉制度；但是自從我們知道這制度的「弊端」後，便立刻將牠廢掉，而以所謂歐美最新的教育制度替代之。

(三) 在光緒末年的時候，無論誰要提倡建築鐵路便受到全國的譏笑及反對；但是現在不特鐵路事業是極發達，而且在莊嚴的皇城裏也走起電車來了。

(四) 在前三四年間，要是走進天津的電影園，所見的無非是青年學子或三數新的人物。現在再進去看一看，就見看不少的老頭兒、老太婆，老古董也參雜其間。

由以上各例看來，中國人對於所謂「新」事物的吸收與容納是這樣容易的，我們罷——可以承認中國人是「古板」麼？

南開是「古板」麼？在第十五期的週刊裏，樹君因為不滿意於南開男女同學的不常接觸，而至詆毀他是沒「一種同學式的心理上的諒解和互助合作的精神。」其實他（或是她）這種論斷，是根本錯誤的。這種謬誤論斷的所以發生，是完全由於他或她的「不知足」心，假如他或她仔細想一想中國數千年的舊習慣，再放眼看看最近數年來男女關係變化的速度，——因為那篇文章裏的「古板」二字是專指男女間的一隔膜——而言，所以這裏也只從男女關係立論，——他或她他更不至於這樣的憤懣不平了。試想我們的祖宗所定下的禮教，對於男女之防，是如何的嚴密？什麼「男女授受不親」「七歲不同席」「三步不出閨門，便是好女子」無非是嚴防男女使他們不要互相接觸罷了。這種思想，數千年來深深地刻在我們的腦筋裏，要他一時改變，無論那一種民族也不能辦到；然而中國在十數年最短的時間內可以由「男女授受不親」而變為男女同學，雖然未有達到好像樹君所謂男女同學的精神，誰能不稱頌他改變進步的快？乃樹君因一時的感情作用竟忿忿然以「古板」二字加諸南開，難道說這是正當合理的批評麼？

再進一步，從我個人的眼光看來，南開男女同學並非顯忌。樹君祇舉出很少的幾個例，便武斷南開的男女學生是互相隔膜顯忌，樹君可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男女學生隔膜的最大緣因，是在於住所的相離太遠以致他們無從接近。要對這一點加以說明，我們不妨略舉一例，現在姑且將女生丟開，祇拿男生來談吧。第一宿舍的學生與第二宿舍的學生

的交往，就遠不如本宿舍學生的交往親密，同宿舍內之第一層樓學生與第二層樓學生的交往，又不似本層學生交往的頻繁。我們能指此種交往親密之區別為「顧忌」「隔膜」麼？這兩宿舍相離不過數十步，尚且不免發生「隔膜」的現象，何況百樹村與男宿相舍隔更遠呢？即使住百樹村的是男學生，隔膜的情形當然也是一樣。那時又可否以「古板」「二字開在他們的身上？

謝君又指某男生不願入遊藝室一事為「古板」為「顧忌」。這不免太冤枉了。其是假使在遊藝室內的這些女生都是與這位男生不相識的男生，那麼這男生也未必善歡參加，在陌生的許多人裏面來玩能。所以我說男女生的隔膜是自然的結果，是完全由於他們的不熟識，而非由於所謂什麼「古板」「不古板」。

附註 我以男女宿舍相離太遠來做例證，並非以為男女宿舍應該近——我也是主張應該近的——因為謝君的結論之所以謬誤是完全由於他不明白事實的真象。「古板」的原因在這裏「古板」是自然的結果，值不得代抱不平吧了。

通 訊

週刊編輯上一個提議

記者足下：

一個刊物的價值與牠裏邊所收集的文件和這些文件的排列次序有很大的關係，這句話大概不至於錯了吧。以最高學府自命的南開大學（雖然每個大學都自稱為最高學府）牠的出版的東西尤應當求內容的恰當和排列的條理，這句話也會不至於錯了吧。然而在我們過去的南開大學出版界對於這個簡單的要求實在有不滿意的地方。

第一稿件的來源差不多全靠這幾位編輯員來供給，而這幾位編輯員裏仍然沒有一個事前商量，總是臨時向自己肚裏「挖外國礦」。因此有時機會好，拚着幾位女權擁護者在一組就居然接二連三的高唱着婦女運動研究婦女同盟……等等前後連銷一氣。如其不然或者竟是拚着康有為的門徒和胡適之的學生在一塊兒就會發生在同一頁裏，上半頁正講得熱熱鬧鬧地「無線電者至誠相通之謂也。」（諸位不要疑我杜撰，你一找民國十二年康先生在舞台演講錄就曉得這個古真怎樣來的。）下半頁就緊接着「屋上一隻烏雀呀呀叫」的小詩。這種頭戴金紗帽，頭穿革底靴式的今古配合編輯物我們在那裏都看得見與劉翰林說相聲的那位張飛優父親無先生（也許是吳龍）所說的。

（敏）

什麼「頭穿花衫，足穿紗帽」一樣的顛倒錯亂，令人瞠目。

光是雜亂無章，其弊尤小。最重要的是常常對於時事，我們（大學學生諸位記者）應當出台唱幾句，也居然因為脚色沒有輪到就闖過去了。重要的如金法郎案，國民會議問題等，丟拋不講。光講這次中國列甯孫中山先生的死，南開大學學生是一種什麼木偶人，除了馬可波羅（這個洋人還不老嗎？）蘇先生在孫先生死了兩個月後，起來放了一聲馬後砲，做了一篇祭文式的「痛哭孫中山」的文章外，我們竟自在南開週刊裏找不出另一個哀孫先生的題目。另一段哭孫先生的話來，這究竟是為什麼緣故呢？是孫先生的三民五權不合南開的步調嗎？然而世上反對孫先生的人亦多矣，何以報紙告訴我，除了上海字林西報外，大小日報無不著論，痛加哀悼，是學生和物與日報性質不同，所以就不應當急其所急嗎？然而孫先生死去半月中，何以南洋大學，唐山大學，等校，都出特刊來紀念這位革命先驅者呢？這大概又是南開大學學生「金口銀牙」的政策罷。

「古板」的南開，「墜子」的南開，我在相當範圍內都可以承認。但我們這次對孫先生的死，我們為情感所衝動，照例的追悼會開過了，應有的悼電亦打出去了，並沒有表現出「板」和「墜」，為什麼在所謂發表言論機關——南大週刊，倒半字不題的像木偶人一樣呢？我說到這裏我就要把我的提議的理由告訴你了。

接着我們編輯部現行的辦法，每一輯編輯員，負一個禮拜編輯責任。在他們負責期中，如果外來稿多而且豐，那當然沒話可說。假使投稿箱裏空着無物，編輯諸位就得向自己肚裏「挖外國礦」。他們挖礦的時候，如果商量好了，你挖眼，我

挖金礦地挖鐵礦他挖銅礦他挖錫礦那麼挖出來了，自然接着金、銀、銅、鐵、錫地排着，五行有序，豈不甚好。然而我們却不是這樣。我們每組有一組長，組長的責任是收集組員的稿子。如果股長知道近來外稿不多，就得請組長轉請組員預備稿子；組員接得這個動員令，當然努力向肚裏去挖。有什麼就挖什麼；不管他銅也罷，鐵也罷，金銀也罷，總要挖得出來，交了差，就算好手。這樣一來，所以組長從各組員所收集的稿子，有的是鐵礦，有的是銀礦，有的是金銀化合物礦；但是何論怎樣，決不會金、銀、銅、鐵、錫全有的。尤其是鐵礦，礦苗豐富，容易挖得，故每次稿件收集，鐵礦總居多數。金礦、礦苗尤少，成本也重，因此金礦挖出，簡直是鳳毛麟角。這次孫先生死後哀悼之文，所以不一見於南大週刊的原因，這也是因為金礦、礦苗雖然找着，但是成本太重，不易挖的。

我們要彌補這點缺陷，所以要想一個方法。（由股長指定，也不失為一個法）擇定誰挖金礦，誰挖鐵礦，這樣支配，並非與誰為難；因為資本的厚薄，和手藝的巧拙，有人是應該挖金礦的，有人是祇能挖鐵礦的。

同時我們更應當注意的，就是所謂金礦的時事短評，在我們週刊上應當趕快地添入。我們既然作了一個大學學生，（不管他够不够或是配不配）對於國家大事，應當在可能範圍以內，發表我們的意見和主張。我們不應當偷偷地捧着幾本教科書背熟了，就算盡善盡美。時事短評，一添入，我們應當把他放在最前面，就每星期所發生的比較重要的事實，表示我們的主張和意見，一方面固然可以把我們的主張和意見，給人家做參考。同時我們也可以表示我們並不違世而獨立。我想熱心政治的先生和同學們，他們總也樂意來顯顯他們的身手，做一個資本雄厚，手藝巧妙，金礦工罷。

內容豐富而美麗。如果排列不好，無條無理，這個刊物，也不曉得喪失多少效用和價值。因此在兩大週刊上，我提議時事短評，擺在第一；其餘各色各樣，第二；校聞，第三。在此三篇以外，不應另立他欄，有混眉目。并且在第二欄裏，也不主張於每文之前，更另加兩個言論或提議的大字，因為我們認定大家都有這種特別力。加上，既不美觀，抑且多事。

爾慎。五月初二日。

按鄙人此次承總務部之邀，為出版股股員，初固未計及將更承股員諸君選為股長也。被選之後，固辭者再，終未獲允。適以總務部諸君促進行，同學亦數以週刊出版期相詢。而在鄙人亦不欲因個人關係致出版股受其影響，故竟不揣冒昧，然就職倉卒之間，既無預定之計畫，尤乏辦事之經驗。股員諸君對於組織亦無若何之建議，故祇有仍年前之方法組織。近日常以在個人方面屢感辦事之不便，覺責任之過重，以為非根本改組不可。乃正在籌劃為將來出版股改組方法之中，爾慎君此篇提議，竟不期亦於此時發表。繼之以起者，有下期同等性質吳君一文，則出版股之必須改組，固已非鄙人個人之感覺，而為一般人之意見矣。惟是二君所見與鄙意略有出入。故鄙人亦擬於第二十期發表個人之意見，尙望同學諸君多多賜教也。

李頤謹。

科學週聞

汞中得金之各國科學界

(敏)

距今三千年以前，化學家要想變賤金屬為黃金。當時以為夢想，到現在就有人辦到了。我們知道有些原子可以分裂。而有些原質又可以遞變。如銻可以分解而為氣體之銻與金屬之鉛。Rutherford 教授曾經把氫之原子分為氦與質子。質子之原子量為四而氦為一。大概氦就是為質子所合成的了。

從汞之原子二〇一量減去一九七（金之原子量）就得四。這似乎我們可以推想，從汞之原子當中，取去一個氦之原子或相當之原子，就可以得到黃金了。

真的能够麼？那是一個問題。雖則這個作用和別的一樣也可寫得出化學方程式，但仍不能在實驗室內做出來。然而一位日本化學家與一位德國化學家，竟說他們已竟做成功了。

柏林高等工業學校化學部教授 A. Miethe 研究紫外光之沾污玻璃與鑽石顏色，已經好幾年了。他察出汞氣燈可以使此類光線停止沾污作用。而同時在玻璃面上發生一層沉積物。他驗此沉積物，而得汞中煉金之暗示。

從商業上所用之汞尋出極微量之金並不是可奇的事。因汞為溶解金的溶液之一，而且從沙中煉金又可得着汞。但是

汞汽燈所用之汞，已經蒸溜過二次，當然都把雜質驅除了，除非在燈之兩極間通以長時期之電流，則依普通化驗之結果，已說沒有金的存在了。就是燈中的石英、鐵絲等物，也並不含有微量之金。

有 Hober 教授者曾發明在空中固定氫氣之法，對於從海水中煉金很有興趣而且想出很精密之方法，從含金極少之物當中，提取黃金。於是 Miché 就將汞氣燈諸物，送給 Hober 請他研究。他的報告，以謂從這個樣品內，可找到金，有時并可以找到銀。其數量大約一千兆（美國一 Billion）份之汞，可以得到一份至五十二份之金。

從此之後 Miché 就與他的助手專事於此。H. Stammreich 博士，於去年四月將試驗告成。他用的汞氣燈兩極間之電壓為一七〇 Volts 用電約四百到二千華特，須時約二十到二百點鐘。他謂通過汞氣之電燈，已竟把一部分的汞原子拿去，而使金存留。

同時我們東鄰的日本化學家東京帝國大學長岡 (Hantars Nagaeke) 教授，也根據實驗之結果，印出一張從汞中將金析出來之照片，他的汞氣燈用電壓二二〇 Volts 須時二百餘點鐘。存留金之數量，可以得到一米里瓦。而同時又得到白色金屬，大概就是白金。

美國紐約大學 H. H. Sheldon 教授，近也從事於此。

但是從汞中所得之金，無論如何，不足以影響於世界上金的市場。因為成本太貴，所費之電之值，過於得到黃金之價值。所以除非將提煉法及儀器改良，總不能得到工業上之注意。但是科學界所注意者並不在此。我們要研究的是汞中的金。

之原子量是多少？同時是否放出氦之原子或他種光線？而且他種屬實，是否也可以用人工來變換？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對於原子之構造與原質之變遷，可以得無比前更確實的証據。

防疫新法

(澳)

芝加哥大學教授 Talamero 博士最近發明一種驅滅細菌的新方法。我們身體上有各種衛護器官，當危險的細菌侵入的時候，他就發出一種抗毒素，消滅這些細菌的有機體。Talamero 博士所發明的和抗毒素相似，不過他所說的原素非但能夠殺滅細菌，而且還能使他永遠絕滅。

Talamero 博士研究無毒鼠血及昏眠病時，又發明一種細菌。這種細菌自分生創始期後，他們的生殖力就永遠的消滅。他又從一種試驗裏證明這種特殊現象發生於鼠血，因為鼠血中有這種寄生細菌。但是這種血精能夠殺滅寄生蟲之生殖機，當其在傳染體時。

龍眼之成分

福建所產之龍眼又名桂圓，吾國人向以上等滋補品目之，以為助神益氣功用極大。惟醫藥界向未有用化學的分析以攷其成分。茲據農商部工業試驗所分析之結果，則其成分為：葡萄糖三五，三水分二四，四灰分二，五—酸〇，一三—含氮物八，四五粗纖維〇，九九未定物（蔗糖在內）六·二二。

小說

她想……

胡敬修

小步於清涼澗，輕飄落葉的溪邊，恬立於巖岩約嬌醉酒暈的花前，傾耳細聽那斷斷續續，噹噹丁丁的海光寺鐘聲。細聽那花叢裏，黃鶯兒婉轉的妙歌，細聽那細柳梢頭，喃喃的燕語，遠眺那高聳雲表，老西開的教堂尖塔，遠眺那絢爛斑斕的浮雲，遠眺那慈母般的太陽，照射主窗都惹綠的綠林，這是天上樂園，人間福地呀。

她接受了美化的自然，早忘却了擠擠攘攘的社會，烽火連天的戰地，渾渾噩噩的世界，污濁的人間。聽的是美之聲，見的是美之景。聽了黃鶯兒的婉轉，再不願聽唱會的歌，唱（Solo）看了楊柳兒和蝶兒的對舞（Country dance）再不願見女中學的舞蹈，她忘了她了，手舞足蹈地，楊柳兒蝶兒拍節，她們舞罷了，柳兒向還彎彎牠的腰，蝶兒站在薔薇花朵，歇息吸香甜的蜜汁。轉轉眼過來，俯視那柔波，見的是笑渦，似乎微笑地歡迎她的賞鑑。她望見碧波晶亮，明澈到底，三五小魚，為牠的影所驚散。她想我所見的是黃的，黑的水，從沒有見過這樣澄清的。這樣說來，水本來是澄清的，原來不是污濁的。我願為此澄清的水，永遠的澄清。想着了，紅樓夢裏賈寶玉不是說：「男子是泥做的，女子是水做的。」那末水一接觸泥，就此污濁，永遠的污濁了，女子一接觸男子，就此失去貞操，永遠的失去貞操了。她為大自然所迷惑所誘引，受了大自然的

南大週刊 她想……

美化所以世間女子的慾望，她完全的屏棄了。她願的是像屈靈均所說的「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永遠同玫瑰花擁抱着，和蓮馨花接吻着，與蕙蘭花眠着，因為他是花中的君子。我願與自然同終。再不願食的是山珍海產衣的是綾羅綢帛。你不見她們爲了食山珍海產，衣綾羅綢帛，不惜成賊她的體膚，束着腰，帶着乳，燙着髮，塗着粉，足登的是高跟鞋，身穿的是五色迷離的衣衫，爲的是招個金龜婿，或是博士丈夫。世界上那裏有賞鑒自然美的男子——除了藝術家，但是藝術家世界上能有幾人。——都爲這般的女子迷惑和引誘。他們不想她的美——雪白的肌膚烏黑的美髮。——是富所養的，富人所保留的。因此貧苦的女子，就是不唱獨身主義，總也歸守着不嫁了。像秦韜玉的貧女詩：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亦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鬪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再修愛蘭馬泰丹馬女士 (Miss L. Alma-Tadema) 的貧女詩

世人豈無娶我乎？

我不知其所以，

或若保姆之所言「我之貌不揚。」

世人竟無娶我乎？

我亦不以爲意。

我願結茅廬一樣以爲立。

松鼠白兔以爲伴

小馬羔羊以爲侶

我年其漸長兮——

願得孤女以教養之如同亡出。

不是說因貧不嫁麼。

世界是污濁的了。那裏有一片乾淨土，那裏有澄清水。呀，可悲從前，戀愛爲了禮教的束縛，現在爲金錢虛名所籠絡。計較牠的流弊，在禮教束縛之下，雙子還可以配瞎眼，「一貧如洗」的，還可以配窮秀才。在金錢虛名籠絡之下，男的得不到相當的配偶，守死不娶女的求不到相當的配偶，守死不嫁，還高唱他們風流調——獨身主義——她想到這裏，不禁的眼淚奪眶而出。她見環境是變化了。

聽的是杜鵑奏着悲哀的妙音，太陽慈母般光線，給黑壓壓的雲遮住了。柳色平白地添上一層愁思，絢麗燦爛的浮霞，罩上灰白色的烏雲，海光寺的鐘聲，依舊

噹……噹……噹……

校聞

學生會國恥紀念全體大會 五月七日為吾國國恥紀念日。是日校中停課茹素一日，以誌不忘。學生會除已由出版股發行國恥紀念特刊外，復議決是日上午開全體大會，請范靜生先生校長及徐叔謨教授并各同學演說。下午加入天津市民大會游街。茲將是日開會情形略記如左：

上午十時鳴鐘開會。同學相繼入場。教職員亦有蒞會者。學生會總務部執行委員王慎明君主席。王君致開會辭略謂今日為國恥紀念，吾人開會之目的，在痛已往，勵現在，謀將來。今日特聘本校董事范靜生先生校長，徐叔謨教授，演說。並有竹允誠王耀麟二君講演。當由范先生起立演講，題為「日本及其對於我國之經營」，范先生謂與其痛哭流涕

的到今天來發些牢騷，吾人不如做一番實在功夫來研究日本。其辭甚長，另載本刊。校長繼起，亦以為吾人應作實際功夫。徐叔謨教授以所預備甚長，時間不足，容後有機會再說。王端馴女士竹允誠君亦相繼致辭。散會已十二時半矣。國恥日游街 五月七日下午一時半本校男同學七十餘人女同學二人各執小旗，赴南開中學操場加入市民大會。按秩序發出游街經南馬路東馬路北馬路更由北門至南門返校。吾校學生會並分發一種傳單，茲照錄如左：

親愛的同胞們！我們為什麼要這樣鬼哭狼叫的哀號呢？「國恥」與「國恥」這種呼號，該是何等怨憤！

民國四年日本無故的拿着武力要挾我們承認他的二十一條。從那個時候起，我們便起首哀號了。但是哀號又怎麼樣？我們的意思是藉着這種哀號喚醒了國人，要藉着這種哀號，驚醒了我們的仇敵。

這一次奇恥你和我要記着，你和我永遠記着。我們要
把他深深的印，在我們紅紅的心上。一時的哀號是沒有用
的，要我們心靈中日夜永久的哀號着，纔能有用。

同胞們，我們要永遠的這樣的哀號着。要號醒了你我的
鄰居，號醒了你我的親戚朋友，號醒了你我的妻女子姪；救
他們心靈中也同樣的哀號起來。一旦大家都號醒了，像大
獅一般吼的一聲噴出了熱烘烘的血，洒了仇敵們滿面。他
們該要像老鼠一般逃跑了。

假如要因為和仇敵格鬥，死在太平洋上，在那白白的浪
花上，留下一條長的血綫，那也是悲壯美麗的事。也正是我
們黃帝子孫的榮耀。

聰明之智的人們，你和我要這樣哀號着。要預備着。預備
着在太平洋上洒那一條血綫。惟是那一條血綫纔能當去
了這個國恥。

南大週刊 校 園

華北運動會誌略。 民國十四年華北運動大會於四月

二十四二十五二日在濟南府公共體育場舉行。該場設備
頗佳，而其地勢尤美。前據濟南城，後倚千佛山，相傳為大舜
躬耕之處，風景可人，誠運動場所也。吾校運動員下榻於齊
魯大學。該校招待極週，舊同學朱邦仁、姜仲侶、二君復特相
過問。與春假期內寄旅濟華園之景況有天淵之別。夫齊魯
大學，西人所設者也。然其招待同種同國之來賓，有如清華
招待粵眼兒一般。清華雖為美國庚子退還賠款所設，究係
直隸外交部者。然其仇視國人，實無其匹。無怪乎近日清華
週刊亦有一「清華教育目的安在」之文矣。聞言莫道且將
此次運動會結果誌下：

普通組 第一齊魯大學……九十九分又六分之四

第二南開大學……八十分又六分之二

第三師範大學……三十二分

五三

第四北京大學……十五分

中學組 則以潞河中學第一新學書院第二吾校遂明君復得個人分數第一張曙明丁復祥三君復被選為華北代表加入全國運動會以期與遠東諸選舉一爭勝負云。

圖書館好消息 今年本校圖書館所定各種外國雜誌，久未能如期到館。如 Current History 一樣，至今猶是一月號。同學日來屢有投稿本刊，批評圖書館者。近聞圖書館先以與美國某包定雜誌該公司發生糾葛近來圖書館已直接向各雜誌出版公司定妥。以後或可如期到館。但本期放假在即，亡羊補牢，毋乃太晚乎。

西樂大會預誌 南開唱歌會成立以來，成績素著。西樂一道，尤為特長。平日各種游藝會，該會會員每不吝燕語鸚鵡，以增雅趣。近來該會復議決於二星期後開一西樂大會。表演成績。內容除有唱歌及鋼琴獨奏外，尚有林蔭黃薛四

位太太組織之一太太唱歌團一臨場獻技，屆時必有一番盛況云。

花柳病演講 科學會已聘定本校生物學教授尚德先生於五月十五日下午在科學館二一講室講演花柳病。應先生現正從事收集材料及電影製圖。預料今日下午應先生對於花柳病必將大有所發揮。同學諸君，欲深明花柳病之害者，逕往聽講可也。

校內發現敵人諸君留意撲滅 春時豈獨百花怒放之期，抑亦昆蟲繁殖之季。蒼蠅應時以生，故日來校內各處嗡嗡之聲，不絕於耳。蠅為萬病之源，諸君當無不知之者。體育課在開學時曾報告在今年五月有一驅蒼蠅賽。然今日五月已過一半，蒼蠅亦已叢生。體育課驅蒼蠅賽既消滅於無形，而衛生股諸君又多信佛好生弟子，殊不願無故滅生。為今之計，惟有各自為戰，以防不預。諸君其注意乎？

美·中·不·足。年來學校對於添植樹林，極爲注意。今年除各道旁添植各色樹木花草外，復植桃林二所。近日思源堂門前又植柏樹數十株。際此春光明媚，百花怒放之時，八里台中風景益增美麗。吾人自太中橋入校，無論何處，無不青紅間雜，芳香撲鼻。惟是大中路一帶，時生掩鼻之臭。平坦道上，屢見驢馬之糞，有一二日而不見掃除者，誠爲美中不足。庶務課諸君亦有見及之者乎？

訂·婚·誌·禧。本校化學教授楊石先先生，自返國以來，久抱內顧之憂。茲聞李濟之先生之封翁，已爲楊教授介紹劉崇鋐先生之令妹劉玉俞女士爲未婚妻。劉女士與楊教授已於日前在北京行訂婚禮。聞結婚時期約在一年以後云。畢業同學會鳴謝。一九二四班同學以該班前次畢業遊藝會募得款剩餘之全部計洋一百元，損與畢業同學會作爲允久基金。該會即去函鳴謝云。

南大週刊 校聞

野·餐·大·會。際此春日，和光美景，使人生美悅之心，體育課欲乘此時期舉行野餐大會。時期定下星期日起八時在科學科後齊集，乘船南游。每人會費二角。校中師長同學有欲加入者，逕向該課報名可也。

專·刊·出·版·預·告。週刊出版，一載於茲。出版股講決出一週年紀念專號。茲該項專刊稿件，已經齊集，多係學術之論文。專刊封面，亦改印二色板。內併有全校圖書山堂及思源堂圖各一。出版時期約在下星期五云。

五五

南大週刊 校刊



五六